

南方叙事丛书

西
西
小
说
集

阳光正好

YangGuang
ZhengHao

西西 著



 文匯出版社

西
西
小
说
集

阳光正好

YangGuang
ZhengHao

西西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阳光正好 / 西西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19.4

ISBN 978-7-5496-2845-2

I. ①阳… II. ①西…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67600 号

阳光正好

著 者 / 西 西

责任编辑 / 吴 华

出版策划 / 力扬文化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印刷装订 / 成都兴怡包装装潢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80×1230 1/32

字 数 / 260 千

印 张 / 10

ISBN 978-7-5496-2845-2

定 价 / 35.00 元

总 序

吴亚丁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中国辽阔大地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是深圳的崛起。迄今为止，四十年过去，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它以充满活力的形象，耸立在中国的南方。

濒临香港的罗湖区，是深圳的中心城区之一。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主流，香港因素则成为深圳特区发展的重要因素。深圳文学秉承改革开放的深刻影响，在粤港澳文化氛围中发展成为具有鲜明深圳地域特色的新南方文学。作为深圳文学的参与者，同时，也作为《罗湖文艺》的主编，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2014年那个秋天，我们首次在《罗湖文艺》提出“南方叙事”或“南方写作”的概念。不，岂止是概念呢？事实上，那一年，我们正急切地期待一种全新的命名，来概括和诠释

当代深圳文学的写作。

那是一次偶然的机缘。那年的某一天，我与文学评论家、深圳大学教授汤奇云博士曾就深圳文学的现状与未来展开讨论。深圳地处南海之滨，接续港台之风熏陶，在经济与贸易层面与国际诸多接轨，这些都对人们的生活和观念产生了莫大影响。在这座城市里，热爱写作的人日益增多，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每年都有新人新作问世。在这里，青春的面孔织就了写作的版图，新人辈出，佳作不断。在这里，年轻的活力正在引领写作的潮流，且日益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学创作优势和标识。在这里，文学创作已经成为蔚为壮观、活力四射的不可阻挡之势。是的，深圳当代文学，经过数十年来的创新与发展，正在步入一个更具宽度与深度的活跃期。作为受惠于改革开放、日益繁荣发展的深圳文学，理应得到世人更多的关注与重视。在这充满希望之地，在这最具活力的南方经济之城，深圳的文学，更加迫切地需要寻找到自己的发展坐标与路径，需要认清楚自己的未来与使命。我们共同认为，深圳文学应该赓续和弘扬自屈原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融合和发展源远流长的南方文化基因，在理想的旗帜下，承继古老而新锐的文学梦想。基于此，我们想给深圳文学的旗帜，写上这样的大字：“南方叙事”，或者“南方写作”。

自然，我们也有困扰。其中之一的困扰便是，深圳文学研究弱势相对明显。深圳虽然地处全国一线城市，可是大学少，文化（文学）研究机构少。在深圳，能从理论上系统研

究探讨深圳文学现状与发展的专业人员也相对较少。一言以蔽之，我们面临的情况就是，我们仍然缺少为深圳文学摇旗呐喊、为深圳文学的发展鼓与呼的人。于是，我们设想，是不是能以罗湖为核心，即以罗湖以深圳的作家为核心，以《罗湖文艺》等文学期刊为平台，团结更多的创作力量，一起来联手推动这项文学运动呢？这样的念头与想法，其实在更早的年份，我们也曾经产生过。若干年（近十年）前，在深圳的文学圈内，我们也曾聚集过一群重要的中青年作家谈论我们的理想。主要是大力鼓励和推动文学创作，鼓励推出新作品——创作出令人心动的新小说、新散文与新诗歌，齐心协力，一起为深圳的文学创造辉煌。这些设想与动机，犹如星星之火，轻易便点燃了“南方叙事”或“南方写作”的熊熊火炬。

从那个秋天开始，我们携起手来，利用掌握文学期刊和团结了一批作家的优势，正式亮出了“南方叙事”的旗帜。次年春季，有感于“南方叙事”构想的顺利推进，我写下了如下文字表达我的热望：

关于“南方叙事”，我们其实是想表达一个梦想，一个关于深圳文学的期待。深圳人，数十年间，经由祖国四面八方而来，聚集在这座辉煌的城市里，充满热情，奋力拼搏，努力耕耘。经过三十余年的努力，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我们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新型文学，具备了一种崭新的文学视野，它所讲述的，是关于新城市的叙事，

也是关于南方的叙事。——这是我们推出“南方叙事”这个概念的缘由。

从那时起，我们满怀热情，立足罗湖与深圳，在文学期刊中开辟“南方叙事”的平台，聚焦本地重要作家与诗人。为了推动文学创作，扩大社会影响，我们与深圳大学部分文学教授与学者精诚合作，重点配发关于当代深圳文学的最新评论与理论研究成果。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用主要精力来推介深圳作家作品，在这方面，我们有主要栏目“南方叙事·作家作品推介”。关于“南方叙事”的理论探讨，我们有“南方叙事·论坛（理论）”；关于“南方叙事”的作家作品评价和研讨，我们有“南方叙事·评论”等栏目。通过立体的栏目构建，我们力图让读者对深圳文学的现状与发展有一个全方位的观察和认识。在这样的努力下，深圳的作家和诗人们，以重点篇幅出场，以新的面目示人，以风格各异的身姿陆续走进读者的视野。

由于杂志的篇幅和时间所限，在深圳范围内，仍有许多重要的作家尚没有收录进来。这是一个遗憾。现在，这套“南方叙事”丛书的编撰与出现，便成为深圳文学多声部呈现的另一个重头戏。在对深圳当代文学的巡视或扫描中，我们认为，通过杂志发表作品，当然是一个重要方式；通过出版社的出版和发行来推动文学的创作与繁荣，同样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途径。我们相信，这些通过不同方式铸就的文字、画面与声响，将一道构筑起深圳的文学群像，构筑起

丰盛迷人的“南方叙事”崭新的文学景观。

在此，我们想强调的是，与寻常意义上的“文学南方”不同，我们现今所提倡的“南方叙事”，并不单纯是一个地域或方位的概念，而是一个突出人与文学的双重自觉的文化概念。我们心目中的“南方叙事”，尤为关注它的世界意识和现代价值。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自觉地将自己纳入宏大辽阔的南方概念，纳入南方的范畴。由于深圳地处南方特殊的地理位置，由于频繁国际交往和粤港澳台诸多因素的各种影响，这些由内地各省投奔深圳而来的作家艺术家，他们远离寒冷辽阔的北方，驻足于温暖南方的天空下，呼吸南方的空气，感受南方的花木，身受南方文化的影响，日渐形成了身上混搭一新的新南方气质。这些人，因此又被称为深圳新移民。我们希望，这种新移民身上新生的南方气质，能够与广州珠三角地区，与南粤大地，与整个南中国的文学风气，遥相呼应，形成气候。假以时日，他们将以新的南方文学基因，完成不同文化融合，以创新的姿态，进入中国南方新的文学编程，续写南方文学的浪漫新篇章。

这套“南方叙事丛书”，便是在这样的时代与文学背景下产生的。

收录在这套丛书中的11位作家与诗人，其所撰作品体裁遍及小说、诗歌和散文。他们中间，有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便来闯深圳的前辈们，数十年来，辛勤耕耘在深圳这方土地上，收获颇丰。有来深圳较晚的年轻姑娘与小伙子，他们在

这里嫁人成家，娶妻生子，却仍心怀文学梦想，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致力文学创作，屡有佳构。他们无论男女长幼，都一直忙碌地活跃在当下的深圳，在每一个夜晚与白昼，心甘情愿地执着奋斗于文学的疆场。他们热爱文字，愿意为自己写作，愿意为深圳写作，愿意为梦想写作。他们愿意为生命写作。他们的写作，构成泱泱深圳民间庞大写作史的一部分。他们本身，也即是“南方叙事”大潮中的一群文学弄潮儿。

倘若阅读他们的作品，我祈愿作为读者的您——能够读到一个新鲜好奇的深圳，发现一个心仪有趣的南方……

2018年12月24日于深圳

（注：吴亚丁，小说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深圳市作协副主席，深圳市罗湖区作协主席，《罗湖文艺》主编。现居深圳。）

灵魂深处的爱之歌

——序西西中短篇小说集《阳光正好》

认识西西，是在一个儿童文学研讨会上。所谓认识，不过是当时聊上几句，然后互加微信，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忽然一日，西西打来电话，道是要出一本中短篇小说集，拟请我为她写个序。西西言之凿凿情也切切，我虽受之有愧却之亦觉不恭，盛情难却之下，只好应承下来则个。

身为一名80后作家，西西乃才女一枚——她16岁便发表作品，之后一发而不可收，小说、散文、诗歌各种文体都来。如今仍未及“不惑”的她，多年前从偏僻乡下独闯特区深圳，如同神农遍尝百草，她也尝试过各种职业，变换过多种人生角色，经历过生活的艰辛磨难，也收获了丰硕可观的创作成果。西西认为，生命本是一段旅程，对生活的热爱，让她一次次踏上新的里程，投入陌生时空，并且以笔为旗，写下一串串由文字组成的生命音符。

西西是个爱好广泛，对世界充满好奇心的女生。她坦陈自己喜欢大自然，喜欢小动物，喜欢小孩子，喜欢探险，喜欢幻想，喜欢创意，喜欢讲故事，喜欢这个世界上所有美好

的事物，最大愿望是写很多很多童话故事与读者分享。西西说她有一魔幻乐园，如果谁偶尔路过，她定会盛情邀请，给路过者带来数也数不完的惊喜。虽然仍年轻着的她，已然拥有二十多年的文学闯荡资历，且一直都在用心灵写作。读西西作品你会发现，她的文字浸透着她的心血与汗水，是她灵魂深处的爱之歌。

这本中短篇小说集《阳光正好》，并非西西情所承诺的童话故事抒写，可以算作青春文学，是以爱情为主题的虚构文体。论及青春爱情文学，古今中外有经典无数，它们或抒写执着爱情，男女主人公的困惑令人心痛，其命运亦博人同情；或表现青春女性的坚强与独立，告诉人们爱情与人的外表并无太大关系，但一定要有吸引人的内在魅力；或让你窥见爱情的无望与凄凉，把你引入一场凄美的爱情悲剧里；或昭示人们爱情永远是闪亮的，永远是美好的，永远是令人心仪的，崇高的爱情可以凌驾于一切之上。事实上，最伟大的爱情一定是悲剧，美学意义上的悲剧，像莎翁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像鲁迅先生的《伤逝》。

西西以自己对生活、对社会、对时代、对爱情的真诚与执着，跋涉在勇攀文学高峰的路上。在我看来，这部中短篇小说集《阳光正好》，故事曲折，语言优美，情感细腻，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有故事”的青春女性。这些女子，大多感情真挚热烈，渴望来一场生命中轰轰烈烈的“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那样的伟大爱情。殊不知现实等待她们的，却是各种的苦辣酸辛与情何以堪。西西擅长描述人物心理活动，以此刻

画各种人物性格，揭橥她们对爱情的认知、向往、恐惧、逃避等等。

西西在写作的时候，是带着悲悯情怀的，这一点很重要。在她的小说集中，女子们的情感与命运、挣扎与呼喊、神往与幻灭，令人身临其境，欲罢不能，似乎就是你我的人生情景再现。不管是《一棵树一个人》《拉拉，我爱你》《情人》，还是《爱与不爱都是永远的痛》《谁是谁的第三者》《我要嫁给你》等等，都是当代都市青春爱情并不浪漫的诉求与磨砺的文字赋形，读来心弦为之震颤。

《阳光正好》蕴含着的“道”昭示我们：青春是美好的，爱情是美好的，然而也是奢侈的，伴随痛苦与无奈。这就构成了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西西曾经较长时间生活在农村，对乡村风土人情熟稔。她的《龙脉》《拯救谁》等小说将城市的喧嚣与乡土的淳朴融为一体，她笔下的人物也因此变得丰富而立体。与有的80后作家一味关注自我不同，西西的作品虽不乏这方面内容，但也有不少更多地将视野投向社会现实，如《爱情坊》《油画》《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等。可以说，它们是作者经历了生活的苦难历练之后，以真挚情感诉说心灵深处爱与痛，读者在欣赏其文字之美、之细腻的同时，更感动于主人公对爱的执着、渴望与追求。

西西对人生、对社会、对深圳、对爱情，都有着自己的独到体验与认知。她以文字的形式告知人们，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这个貌似光鲜内里却布满荆棘的城市，所谓“小鸟依人”“个性张扬”“温婉可人”都不属于“她们”。

深圳的男女比例为 1:7，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深圳是一座由女人支撑起来的城市。从西部蛇口的青青世界，到东部龙岗的大运中心，行色匆匆面带倦容的女人们，遍布这个钢筋混凝土构成的城市森林每一个角落。然而，有谁读懂过那些紊乱的眼神，有谁关切“她们”脆弱的心灵？在拥挤逼仄的员工宿舍，在人头攒动的人才市场，女子们奋力地挣扎着，一身套装，满脸汗水。晨光熹微或夜幕笼罩时，“她们”淹没于涌动的人潮中。男人给不了“她们”安全感，贴心的永远只有知己的 Bra。面包抑或玫瑰，落魄还是堕落，是这个城市抛给“她们”的必答题。“她们”是这个城市特有的符号，也是这个城市特有的风景。

在文学写作的路上，西西始终葆有一颗赤子之心。既埋头看路，亦仰望星空。虽曾受到各种的困扰，却一直痴心不改，初心不变。她用真挚细腻的文字，讲述对世界、对人生、对自我的思考和故事，自信而坚韧地行走在文学马拉松的征程上，永不气馁，决不回头。预祝她取得更大成功！

是为序。

周思明

2018年9月15日写于深圳羊台山麓

（周思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文学评论委员会委员，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深圳市福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

目录
Contents

- 爱情坊 / 1
油画 / 18
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 41
拯救谁 / 66
龙脉 / 75
谁是谁的第三者 / 126
我要嫁给你 / 157
一棵树一个人 / 183
情人 / 216
爱与不爱都是永远的痛 / 247
拉拉，我爱你 / 262

爱情坊

素兰从小就没离开过牌坊街，街上的牌坊横跨路面，四柱三门，鳞次栉比，气势宏伟。素兰一直感觉这些高高的牌坊，像一座座山峰一样。这些牌坊，有的歌功，有的颂德，有的记事，有的扬名。不知从什么时候，素兰就有个怪怪的念头，这偌大一个牌坊街怎么就没有个爱情坊呢？

午后的黄昏，素兰踩着石板路穿过古董店、红木店、潮绣店、理发店。从太平路到东门街再转去开元寺，漫无目的地把整个牌坊街都逛了一遍。

天还没黑，这时候回家尚早，实在是有点厌烦娘的唠叨。自从高考落榜，娘整天在耳边叨个没完：潮汕女子哪个不是十八岁就定好了亲家？潮绣店的阿秀比素兰还小十天，早早就定下了亲事。

素兰的家在牌坊街最繁华的地段，对面是一口古井，楼下是他们家经营了多年的裁缝店，二楼是住的。日子过得倒也舒畅，只是里里外外苦了娘一个人。

这时候，牌坊街的店铺亮起了灯火，素兰远远望见自己的家，轻轻地叹了口气。

素兰爹在素兰刚生下第二天就悄悄离开了牌坊街，据说投奔澳大利亚的姑姑去了，娘便一个人拉扯着素兰。守了大半辈子，娘不信爹不回牌坊街。娘对素兰的婚事格外上心，外婆过世后，娘便带着素兰在牌坊街的老房子里继续经营着裁缝店。

早些年，娘的生意红红火火，时常忙不过来，现在满大街都是成品衣，花样时尚且不说，价格还便宜，一件衣服的手工费就可以买一套成品衣了。娘却看不上这流水线生产出来的衣服，说人有高有矮，有胖有瘦，只区分小码中码大码，就能合身得体？素兰打心里笑话娘对自家手艺的执着。

她说：“还不如开一个时装店算了。”

“你个死伢子，你懂？你爹就是看中了我的手艺。你爹在牌坊街穿的衣服都是我裁剪的，不大不小，刚合适，说多挺拔就有多挺拔。”

“爹还不是一去不归？”素兰嘴硬，顶了一句。高考落榜后，她一直闲在家里，牌坊街讨生活的都是上一辈的人，同龄人有去深圳的，也有到百里外的汕头的，谁还愿意守着牌坊街？“你以为那二十二座牌坊真的能让日子过得鲜活起来？”

“你爹那也是迫不得已，但他心里不会忘了咱娘俩，你爹是讲情义的人。”娘在做龙凤扣，这龙凤扣做起来有一定的难度，说着话不小心把手给扎了，哎哟一声叫了起来。

素兰撇撇嘴，娘那是给自个儿台阶下，她也不想再提那个从未相识的爹，却忍不住地替娘打抱不平。

“重情义，重情义会做抛妻弃女的事？兴许早在那边享受儿

孙满堂的天伦之乐了，谁还顾着想起你我，想起牌坊街？我说了我不姓林，你非要我姓什么林。”

“你爹有苦衷，那年月，林家成分不好，能逃出去谁个还会想到能回来，你不姓林你姓什么？你是老林家的世孙，状元坊的林大状元是你祖。”娘急了，狠狠地朝素兰瞪了一眼，素兰便闭口不语。

在母女俩互不理睬的当儿，苏森从门外走了进来。

苏森是早些年牌坊街的又一状元，当然，牌坊街没有为苏森立坊，但苏森在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清华的那几年，倒是成为牌坊街老老少少津津乐道的对象。素兰几乎就是在苏森发奋读书的励志故事中长大的。苏森是素兰心中神圣的偶像。小时候，放寒暑假时，她喜欢远远地看着苏森和伙伴们在牌坊街玩耍。苏森骑着自行车穿过牌坊街的身影常常在她的梦中出现，她多想快快长大，这样苏森就会看得到她。等到素兰长大，苏森已经从大学毕业回到了牌坊街。每天早晨，素兰都能看见苏森提着公文包出门上班，苏森现在是副局长了。

素兰默默地喜欢苏森很多年，谁也没告诉，谁也不知道她的秘密，就连和她关系最亲的阿秀面前，她也没有提过“苏森”两个字。素兰喜欢苏森，并不只是因为苏森是高考状元，素兰的喜欢是根深蒂固的，像童话里灰姑娘对白马王子的爱慕。苏森长得帅气，如今虽然已经有了中年人的小肚子，却也不乏成熟的魅力。

当了官的苏森喜欢中山装，娘是这方面的高手，在牌坊街，除了老头老太之外还买布过来给娘缝制衣服的，就只有苏森一个人了。